

五月丛书

Wuyue congshu

# 心灵的天堂

宓明道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Wuyue congshu

宓明道 著



# 心灵的天堂

安徽文艺出版社

心灵的天堂

宓明道 著

---

责任编辑：汪洋 欧子布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朝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125

字 数：230, 00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36—2/I·1428

定 价：11. 00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上海市总工会文艺创作中心 编

《五月丛书》顾问：

徐俊西 李伦新 赵长天 余秋雨 黄海芹

《五月丛书》组委会：

名誉主任：包信宝

主任：吴申耀

委员：马德勤 王士林 王富荣 朱大建

朱珊眉 余建华 吴由之 劳光熹

陈志强 陈振民 周凯 郑仁勇

杨靠鸿 杨诞晏 赵企民 赵春萍

顾行伟 龚天士 窦德贵 蔡奇飞

(以上姓名均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五月丛书》编委：

主 编：陈振民

副主编：陈东湖 宋厚生

编 辑：居有松 陈心豪 李伟民

特约编辑：(小说集)

沈善增 林 青

(长篇小说 心灵的天堂)

沈善增

(诗歌)

陈 晏

(小说集 落花成泥)

刘禹轩

# 序 言

陈至立

在“五月丛书”出版之际，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表示热烈的祝贺。“五月丛书”汇集了近几年来上海职工文艺创作的部分优秀作品，将小说、诗歌、散文、影视、报告文学等分别结集，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丛书所收集的作品以现实生活为素材，抒写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体现了文艺来自生活，服务大众的创作方向。其中的真知灼见及智慧与真情将给人以深刻启迪和强烈感染。丛书不仅展示了上海职工文艺创作的成果，也为职工文艺新人的培养提供了园地，是上海市总工会在培养职工文艺创作队伍，培育上海职工文艺创作氛围方面的又一个有力举措。

上海的职工文艺创作有着优良传统。建国以来，从基层第一线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从普通群众的生活中来，真切地反映了上海职工的生活，折射出时代历史的风云，抒发了上海工人阶级创造新生活的豪情壮志。许多职工作者来自于基层，对生活的体验直接而又真切，语言也因来自于群众而显得鲜活，形成了自己职工文艺创作的特色。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上海

建设和改革的迅速发展,上海的职工作者得风气之先,热情讴歌建设者的创业风采,努力塑造工人阶级的新人形象,《大桥》、《大潮汐》、《大上海出租车》、《OK,股票》等一批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接踵问世,相继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飞天奖”等全国性的文艺奖项。与以往的职工文艺创作相比,这些作品在题材内容上有了新的开拓,在表现形式上也作了有益的探索。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才能实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任务,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职工文艺创作队伍是文艺创作整体中一支有影响,有战斗力的重要力量,在完成“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一历史使命中负有十分重要的责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力求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这是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需要。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品不会是好作品,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最终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上海职工文艺创作的实践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今后 15 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也是实现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时期。当前,上海正面临世纪之交的重大变革,正在朝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伟大的时代给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取之不尽的素材。职工作者们长期生活在基层,熟悉生活,了解职工,

因而更能直接、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希望上海的职工工作者们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创作思想,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抵御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保持优良传统,发挥独特优势,开阔视野,关注社会,广泛涉猎;通过我们的笔触,充分反映上海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精神风貌,鼓舞人们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问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内容提要

天性活泼的女主人公思齐青少年时期因家庭磨难，在农村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孤独生涯，回城后便与在农村时恋爱的男友结婚，不久生得一子，夫妻却分居两地，她以过去孤独和旷野中感悟到的大自然与生命的真谛作为人生的理想，怀着追求美的巨大热情投入新的、正面临改革开放的城市生活，不断苦苦探索和追求着人生的意义，然而她却始终无法摆脱迷茫和痛苦，在濒临绝望之际，她竟把自己内心深藏的理想寄托于一个在生活中消沉颓然的男子身上，她在自己心灵的圣殿里狂热地供奉着这位完美的偶像，从而生活重又变得欢乐而光明，但是幻影最终被现实击碎，女主人公面临的是家族的轩然大波和更为严峻的人生抉择，然而在深重的精神创伤之后她却起死回生，获得了无限的生机。

小说感情奔放，叙述流畅，语言细腻优美，极具个性。

## 《心灵的天堂》序

沈善增

我很乐意为这篇作品写序。

因为我感到这篇作品的问世将是文坛的一个重要信号。

我一向主张用比较法与文本细读的办法对小说进行分析、评论,这样可以避免感情用事的捧杀或骂杀,也免得评论文章天马行空,云遮雾障,比作品本身还难懂。在这篇短文里,要作文本细读分析是不适宜的。一是笔者力所不逮;二是可能造成对读者想象余地的限制与消蚀,影响阅读过程的审美愉悦。所以,谨试着以比较法勾勒一下作品给我的印象。

与当今文坛不少打着“新××”旗号的写实风格的小说相比,这篇作品的审美指向显然更具精神性,更加理想化。它探讨的是一个更加纯粹的精神性命题:人怎么使自己生活得更完美?一般的写实小说,作者关注的是现实的困惑——物质的困惑。哪怕问题表面似乎是关涉精神生活的,譬如两性关系,但作者往往以物质化的态度来加以理解与处理。或者,问题的提出就带有明显的物质的动因,所谓“阴谋与爱情”的模式;或者,矛盾的结局是强大的物质力量压瘪了孤立孱弱的爱情芬芳,所谓“棒打鸳鸯”的模式;而在展示的过程中,便两情缱绻的,是如漆似胶的欲,而

非心心相印；达到高度默契、相濡以沫的情。现在，以男女情爱为情节主线的纯文学小说可以说触目皆是，但真正给人心以温暖、滋养的爱情却似乎越来越少，涉足其中，真让人觉得是走进了一片爱的荒漠。

就像现代都市人大多以复杂丰富、沉稳凝重的中间色调为高雅一样，现在众多的“新××”派小说，也构成了一片似乎很有文化底蕴的不温不火的灰蒙蒙的语境，以作为对浮嚣尘上的城市生活的一种调剂。就在这样的背景上，有人捧出了一个亮点，这是一颗对生活充满炽热追求的心。作品题为《心灵的天堂》，女主人公取名思齐，什么是圣贤？是否人人皆能成为圣贤？要求自己成为圣贤，是明智的吗？是不是顶着石臼在唱戏？

作品是超凡脱俗的，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一个现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现实矛盾，作品都没有讳避。单位里的人际关系，夫妻分居两地的艰难与相思，婚外的两性感情交流等等，都展示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但是，使这篇作品非同凡响的，不是这些精微的细节刻划，而是作者选择的独特的心理角——有着强烈的追求完美的冲动的敏感的心。从这角度看出来，生活的一切都像涂上了一层亮丽的理想色彩。于是，这篇作品就采取了与一般的“新××”小说截然相反的题材处理法。一般是精神现象物质化，而她是物质现象精神化。小说中思齐对“蓝大衣”的旧情重续，不仅脱出了一般饮食男女相见恨晚、欲罢不能的窠臼，而且还难以用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一言以蔽之。地地道道的“这一个”——典型地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精神对现实超越的强烈愿望与困惑。

因此，与灰色沉闷的“新××”小说相比，她是亮丽与飘逸的。

当今文坛上还有一派现代主义小说，或接受了他们的语感

影响,用一种夸张、变形、抽象、疏离的方式来复制现实生活的小说,无以名之,且称为准现代主义吧。在这些小说中,人物成了符号(为了点明这种态度,这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以一个字命名),情节成为可以随意编排的游戏。作品强调的是一种理念化的感觉,或者是一种感觉化的理念。与这类小说相比,《心灵的天堂》又是具体可感,非常生活化的。现代主义小说出现之时,曾使人耳目一新,造成过观念的轰击,开拓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但日子一长,当新鲜感蜕变成一种习见的腔调之后,这类小说的浮浅的弱点就暴露得越来越清楚。我并不是说现代主义小说先天不足,浮浅与生俱来,但1985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涌现的现代主义小说,不浮浅、耐咀嚼的委实不多。我觉得这与我国的“文以载道”传统有关。长期以来片面强调这一传统,造成了文学创作者关心理念比关心形象更甚的心理定势,所以一眼看到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也是从理念有了一种新的表现(图解)法的角度去理解、接受的。嫁接到中国文化这棵大树上的现代主义枝条,形象之皮被剥光了,只剩下理念的内芯。现代主义小说,变化了由一连串光怪陆离的词藻编串起来的童话或寓言故事。许多作者以为现代主义只是一种叙述技巧,只要掌握了这一法门,便可点铁成金,再无须“为伊消得人憔悴”,再不愁创作才思枯竭。只要心中念头一动,怎么写怎么成。我不是说当今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中没有呕心沥血的精品,但这些极少数的精品,被大量的平庸之作乃至假冒伪劣产品给淹没了。要救这一流弊,我认为很需要像《心灵的天堂》这样的作品,具有现代主义的理念,却不采用所谓的“现代主义手法”。而如今的现代主义小说,大多是袭用“现代主义手法”,表达非现代的理念,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心灵的天堂》成功之处在于,她表明生活的新意内蕴,完全可以用琐细的日常生活情景来进行充分的表现。关键在于你对生活是否独

具慧眼与匠心。《心灵的天堂》描写的是中国，上海，普普通通的市民的生活起居，喜怒哀乐，一点没用什么间离效果、夸张变形的手法，但她所揭示的心灵的冲突、困惑却非常前卫，非常先锋，直指当今人类共同关心的本质问题，因而是具有世界性的。从这一实例，我们可以再一次品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具体的，越是普遍的”这一审美原理的深刻内涵。

与飘忽苍白的所谓现代主义小说相比，她是血肉丰满、生动活泼的。

我觉得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品表现了现代知识女性的精神困惑这一极有意义的主题。如今，以现代知识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不少，但真正表现了知识女性的精神困惑的小说却是凤毛麟角。要么所表现的困惑粘着在物质的层面上，要么这困惑还不足以揭示知识分子的深邃内心世界。这与大多数作者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群体还缺乏角色自觉有关。一般认为，从事脑力劳动，具有相当学历、资历、职称，理所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一标准来看，小说的女主人公思齐实在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她的丈夫钟明与“蓝大衣”勉勉强强才挨上一点边。然而，按照一些人文科学学者提出的观点，知识分子应该是自觉地把人类的命运、人生的价值、社会的未来、历史的走向、真理的探求等重大问题放在首位的人，骨子里是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人；若按这样的标准，则思齐是个彻底纯真的知识分子，像这样的知识女性形象，在我国小说的人物画廊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物以稀为贵，所以她弥足珍贵。以往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往往多见其猥琐、软弱、无奈的一面，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遭人嘲笑。这篇作品的思齐，她发起的“寻求知音”、“拯救人心”的行动，似乎都因不合时宜而以失

败告终,但恰在这行动过程中,她身上迸发出了一道道耀眼的理想的光芒。这是一个为了实现心中理想而积极进取,不怕涉足泥潭,不怕孤军作战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是一个真正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一语真谛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形象的出现,是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以上的对比分析,偏重于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思想意义方面。但是,这篇作品决非思想大于形象。相反,正因为作者心中有如潮般的生活感受要喷涌而出,才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得以水到渠成的表现。作者在叙述上下了很大功夫。其叙述的基本特色是抒情性,风格明显受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芙、赫尔曼·黑塞等典雅精致的现代主义语言大师作品的影响。使市民生活透溢出田园牧歌般的情调来,实在是一片难得的人文景观。不充分发挥小说的间接审美的特长,很难取得这样的效果。反过来说,读这样的小说,才能充分领略小说艺术有别于影视、戏剧的不可替代的魅力。

最后,回到开头的话,我感到这篇作品的问世将是文坛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她的重要性,已经拉拉扯扯说了许多,现在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她还只是一个重要信号而不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重要信号只要出版这一条件便可构成,而重大事件却必须有一个综合反应。对此我不很乐观。我认为当今社会还没有作好接受这类作品的足够准备。广大读者且不论,就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评论界与传媒,也没有准备好。前两年经常看到报上有专家或准专家出来呼吁,要作家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去写大作为传世之作。似乎而今不见这“三作”,责任主要在作者。作者固然是重任在肩,但这类呼吁往往忽略了丹纳的一句话:“怎样的群众产生怎样的艺术家”。群众没有准备好,有这“三作”问世,等待它们的也唯有“曲高和寡”遭冷遇的命运。好在

真正把文学艺术作为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的作者，是不大去耗神费力追求什么轰动效应、社会承认的。所以尽管纯文学小说越来越显得吃力不讨好，但他们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就拿宓明道来说，从 1992 年参加上海市检察院文学讲习班拿出初稿，到这一稿定稿，其间大改了七八次，总字数已经越过了二百万，而且是在长时间看不到什么出版希望的情况下，这甘苦，岂一语“可歌可泣”了得。等到经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文学朝圣者的努力终于引起了质的变化，这类作品的问世火爆成了一个重大事件时，希望前面的充当垫脚石的作品能被重新认识，价值得到追认，我想，像宓明道这样的文学朝圣者的梦也就可以算是做圆满了。

## 第 一 章

### 一

立冬刚过两天。那天下午的天气分外晴朗。我抱着孩子一跨下汽车，立刻感到一阵眩晕。眼睛被明晃晃的阳光刺得睁不开。一股清新而凛冽的寒气一下子冲荡得我喘不过气来。今天早晨我和孩子同时出院。从蚌埠一路颠簸，回到凤阳师范——钟明工作和栖居的地方。

进屋后，我顾不得许多，一头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醒来时，我发觉房间里的光线已经暗了下来。家具的轮廓显得模糊，又似乎带着一种非常和蔼的光泽。这一觉睡得真舒畅啊！我听到麻雀在窗外的秃枝丫上鸣叫，尖细零碎的声音在初冬静穆的空气中闪烁跳跃，就像一星星金属片散落在光滑的冰面上，听起来既清晰又渺茫。有风在吹拂，听得见枯枝在水泥甬道上翻卷滑动的窸窣声，以及整个树冠在半空中晃动时发出的涨潮般的喧哗。

我不知道几点了。我突然发觉钟明不在房里，也不在院子里。记得刚到时钟明在忙着收拾厨房，清洗水缸、挑水。门外老

传来他匆忙的脚步声。这会儿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钟——明……”我轻轻喊了声，又突然止住了。有一股极纤细的、淡淡的，不，似乎又是很浓郁的气息向我扑面而来。倏忽间，脑海里闪现出一片卵形的草坪，组成它的弧线无比柔嫩，像一汪温润的水，正颤悠悠地化将开去。春光明媚，芳草馥郁；天涯交接处，冉冉升起的白云犹如一支原始的歌从远古飘来……这景象来自于何方？好像最初出现在儿时的一个梦境中，也是在这样一个晴暖的午后？可是此刻我看见的是一个裹成蜡烛包的天蓝色碎花的小棉被，宽宽的红绸带在上面扎成漂亮的菱形图案。一张小小的、粉嫩的脸被雪白的被里衬托着。他睡得多香啊，呼出的热气将两颊喷成嫣红。啊，我竟然在心里称他为“他！”“他”是谁？我感到心突突地狂跳起来。

他是全新的。在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过！他刚刚同我一起睡了几小时。就在这张完全属于我和钟明的大床上。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带他一起生活，过三个人的生活。……我感到呼吸越来越急促起来，浑身又燥热又兴奋。我真的充满困惑啊！好像上述一连串的事实是别人一时硬灌输给我的太多的新概念。

在医院的那两天里，我只给孩子喂过两次奶，加起来才一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见不到他。再说在医院的产妇房里看他，跟现在躺在家里的床上看他，感觉上实在很不同。听见医院的长廊上响起一片婴儿的啼哭声，伴随吱扭吱扭的车轮声由远及近，直至破门而入。我看见一排排躺在盘子里的婴儿，一律用洁白的布裹着身体，由轻盈地飘来飘去的护士按牌号分送着。不一会儿护士又把孩子抱走，他又被编入一排洁白的队伍里去，随着婴儿车安安静静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这一短促而匆忙的过程，不知怎么让我产生孩子是公共的感觉。现在却不同了。这天蓝色碎花小棉被是半年前母亲给缝制的。现在他和我单独地躺在自家的

床上，第一次静静地度过这个宁馨而美好的下午，这情形是多么地不同啊……

他被笼罩在一片橙色明净的光照中。我的目光仔仔细细地顺着他的额头、眼角、耳朵往下瞧。我可以更贴近他些。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碰他、抚摸他？他那小巧匀称的五官晶莹如玉同时又透溢出一股庄严肃穆之气。我发现在靠近他发际的脑门处，在那几乎透明的纤薄的皮肤下面，有几根细极的、幽蓝的筋脉蜿蜒伸展，似有一股精锐之气在其中流淌。“他是一个人啊！”我在心里轻轻欢呼。

房间里的光线变得幽暗而更加丰富起来，充盈着种种神秘的启示。窗外的风在树梢上奏着低婉庄严的乐曲。而此时的我，已经跪坐在床上，轻轻地解开了小棉被上的红绸带。鲜艳的鹅黄色的绒衫绒裤里蜷曲着一个小小的身体。他原来是多么地小啊，我简直一下子分辨不清哪儿是手哪儿是腿。相对于那张完美的脸来说，它显出了孱弱、窘迫和畏缩。它使我一阵心疼。我小心翼翼地为他摆好一条弯曲着的手臂（也为了分辨清楚手在哪里），便一眼瞥见从那宽松的袖口里露出的小手。由于熟睡，手指都自然松弛地伸展下垂，而没有蜷成拳头状。就在这一瞬间我的眼睛忽然被一种奇异的光照亮：一只小小的手啊！……怎么如此地精致？如此地美妙？比我生平见过的任何舞台上或画面上的美女的手都要美得多，简直无法相比！晶莹、纤细的手指紧紧地并列着，长短错落间似有一种无可言说、却又萦绕人心的深幽的韵律在徘徊。

我紧紧注视这小小的手。我用目光估量手指的数目。因为它显得很细密，又莹莹地闪亮。也因为我此刻莫名地紧张起来，一时竟不能确切地把握它到底有几根手指。我总觉得晃眼，最后不得不伸出自己的手指挨近它一个一个地去数：“一、二、三、四